劉基集/02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 ◄

劉基集
卷二

► 卷三

卷二

郁離子

千里馬

郁離子之馬孳得駃騠焉。人曰：「是千里馬也，必致諸內廄。」郁離子悅從之。至京師，天子使太僕閱方貢，曰：「馬則良矣，然非冀產也。」置之於外牧。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：「熹華之山，實維帝之明都。爰有紺羽之鵲，菭而弗朋，惟天下之鳥，惟鳳為能，屭其形，於是道鳳之道，志鳳之志，思以鳳之鳴鳴天下。爽鳩見而謂之曰：『子亦知夫木主之與土偶乎？上古聖人以木主事神，後世乃易以土偶。非先王之念慮不周於今之人也，苟求諸心誠，不以貌肖，而今反之矣。今子又以古反之，弗鳴則已，鳴必有戾。』卒鳴之，咬然而成音。拂梧桐之枝，入於青雲，激空穴而殷岩崗，松杉柏楓，莫不振柯而和之，橫體豎目之聽之者，亦莫不蠢蠢焉，熙熙焉。　聞而大惕，畏其挺己也，使鷚讒之於王母之使，曰：『是鵲而奇其音，不祥。』使雲　日逐之，進幽昌焉。鵲委羽於海濱，雚遇而射之，中脰幾死。今天下之不內，吾子之不為幽昌而為鵲也，我知之矣。」

郁離子憂，須麋進曰：「道之不行，命也。夫子何憂乎？」郁離子曰：「非為是也。吾憂夫航滄溟者之無舵工也。夫滄溟，波濤之所積也，風雨之所出也，鯨鯢蛟蜃於是乎集。夫其負鋒而含銛鍔者，孰不有所俟？今弗慮也，旦夕有動，予將安所適乎？」須麋曰：

「昔者太冥主不周，河泄於其岫，且泐。老童過而惴之，謂太冥曰：『山且泐。』太冥怒，以為妖言。老童退，又以語其臣，其臣亦怒曰：『山豈有泐乎！有天地則有吾山，天地泐，山乃泐耳。』欲兵之，老童愕而走。無幾，康回過焉，弗肅，又弗防也。康回怒，以頭觸其山。山之骨皆水裂，土於淵，沮焉。太冥逃，客死於昆侖之墟；其臣皆亡厥家。今吾子之憂，老童也。其若之何？」戚之次且謂郁離子曰：「子何為其垂垂也與？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人也，何為其然也？」郁離子仰天歎曰：「小子焉知予哉！」戚之次且曰：「昔周之姬冶子早喪其父，政屬於家僮，沸用賄，於是家日迫。將改父之舊，其父之老不可，僮群詢而出之。其母禁之，僮曰：『老人不知死而弗自靖也。』夫以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，而況於疏遠之人乎！憂之何補？秖自痗也。」郁離子曰：「吾聞天之將雨也，穴蟻知之；野之將霜也，草蟲知之。知之於將萌，而避之於未至，故或徙焉，或蟄焉，不虛其知也。今天下無可徙之地、可蟄之土矣，是為人而不如蟲也。《詩》不云乎？『匪鶉匪鳶，翰飛戾天。匪鱣匪鮪，潛逃於淵。』言其無所往也。吾何為而不憂哉！」戚之次且曰：「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，而不得行其道，顛沛窮厄，無所不至，然亦無往而不自得，不為無益之憂，以毀其性也。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，為其所可為，不為其所不可為而已。若夫吉凶禍福，天實司之，吾何為而自孽哉！」

郁離子謂執政曰：「今之用人也，徒以具數與？抑亦以為良而倚以圖治與？」執政者曰：「亦取其良而用之耳。」郁離子曰：「若是，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。」執政者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郁離子曰：「僕聞農夫之為田也，不以羊負軛；賈子之治車也，不以豕驂服：知其不可以集事，恐為其所敗也。是故三代之取士也，必學而後入官，必試之事而能，然後用之，不問其系族，惟其賢，不鄙其側陋。今風紀之司，耳目所寄，非常之選也。儀服云乎哉，言語云乎哉，乃不公天下之賢，而悉取諸世胄、昵近之都那豎為之，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、賈子之車也。」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。

工之僑得良桐焉，斫而為琴，弦而鼓之，金聲而玉應。自以為天下之美也，獻之太常。使國工視之，曰：「弗古。」還之。工之僑以歸，謀諸漆工，作斷紋焉；又謀諸篆工，作古窾焉；匣而埋諸土，期年出之。抱以適市，貴人過而見之，易之以百金，獻諸朝。樂官傳視，皆曰：「希世之珍也。」工之僑聞之，歎曰：「悲哉世也！豈獨一琴哉？莫不然矣！而不早圖之，其與亡矣。」遂去，入於宕冥之山，不知其所終。

王孫濡謂郁離子曰：「子知荊巫之鬼乎？荊人尚鬼而崇祠，巫與鬼爭神，則隱而臥其偶。鬼弗知其誰為之也，乃於其鄉。鄉之老往祠，見其偶之臥，醮而起焉。鬼見，以為是臥我者也，歐之，踣而死。今天下之臥，弗可起矣，而不避焉，無益，秖取尤耳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一指之寒弗燠，則及於其手足；一手足之寒弗燠，則周於其四體。氣脈之相貫也，忽於微而至大故。疾病之中人也，始於一腠理之不知，或知而忽之也，遂至於不可救以死，不亦悲夫？天下之大，亡一邑不足以為損，是人之常言也。一邑之病不救，以及一州，由一州以及一郡，及其甚也，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，無及於病，而天下之筋骨疏矣。是故天下，一身也。一身之肌肉、腠理、血脈之所至，舉不可遺也。必不得已而去，則爪甲而已矣。窮荒絕徼，聖人以爪甲視之，雖無所不愛，而捐之可也，非若手、足指之不可遺，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也。故治天下者，惟能知其孰為身，孰為爪甲，孰為手、足指，而不逆施之，則庶幾乎弗悖矣。」

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，而冀其鳳鳴焉。春申君曰：「是梟也，生而殊性，不可易也，食何與焉！」朱英聞之，謂春申君曰：「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為鳳矣，而君之門下，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，而君寵榮之，食之以玉食，薦之以珠履，將望之以國士之報。以臣觀之，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也？」春申君不寤，卒為李園所殺，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。

周厲王使芮伯帥師伐戎，得良馬焉，將以獻於王。芮季曰：「不如捐之。王欲無厭，而多信人之言。今以師歸而獻馬焉，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為不止一馬，而皆求於子。子無以應之，則將嘵於王，王必信之，是賈禍也。」弗聽，卒獻之。榮夷公果使有求焉，弗得，遂譖諸王曰：「伯也隱。」王怒，逐芮伯。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，知王之瀆貨而啟之，芮伯之罪也。

燕王好烏，庭有木，皆巢烏，人無敢觸之者，為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。故凡國有事，惟烏鳴之聽。烏得寵而矜，客至則群呀之，百鳥皆不敢集也。於是大夫、國人咸事烏。烏攫腐以食，腥於庭，王厭之，左右曰：「先王之所好也。」一夕，有鴟止焉，烏群睨而附之，如其類。鴟入，呼於宮，王使射之。鴟死，烏乃呀而啄之，人皆醜之。

穆天子得八駿，以造王母。歸而伐徐偃王，滅之。乃立天閑、內、外之廄：八駿居天閑，食粟日石；其次乘居內廄，食粟日八斗；又次居外廄，食粟日六斗。其不企是選者，為散馬，散馬日食粟五斗；又下者為民馬，弗齒於官牧。以造父為司馬，故天下之馬無遺良，而上下其食者，莫不甘心焉。穆王崩，造父卒，八駿死，馬之良駑莫能差，然後以產區焉。故冀之北土純色者為上乘，居天閑，以駕王之乘輿。其為中乘，居內廄，以備乘輿之闕，戎事用之。冀及濟河以北居外廄，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使於四方者用之。

江淮以南為散馬，以遞傳服百役，大事弗任也。其士食亦視馬高下，如造父之舊。及夷王之季年，盜起。內廄之馬當服戎事，則皆飽而驕，聞鉦鼓而辟易，望旆而走，乃參以外廄。二廄之士不相能，內廄曰：「我乘輿之驂服也。」外廄曰：「爾食多而用寡，其奚以先我！」爭而聞於王，王及大臣皆右內廄。既而與盜遇，外廄先，盜北，內廄又先，上以為功，於是外廄之士馬俱懈。盜乘而攻之，內廄先奔，外廄視而弗救，亦奔。馬之高足驤首者盡沒。王大懼，乃命出天閑之馬。天閑之馬，實素習吉行，乃言於王，而召散馬。散馬之士曰：「戎事尚力，食充則力強。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，吾儕力少而恒勞，懼弗肩也。」王內省而慚，慰而遣之，且命與天閑同其食。而廩粟不繼，虛名而已。於是四馬之足交於野，望粟而取。農不得植，其老羸皆殍，而其壯皆逸入於盜，馬如之。王無馬，不能師，天下蕭然。

蜀賈三人，皆賣藥於市。其一人專取良，計入以為出，不虛價，亦不過取贏。一人良不良皆取焉，其價之賤貴，惟買者之欲，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。一人不取良，惟其多賣則賤其價，請益，則益之不較。於是爭趨之，其門之限月一易，歲餘而大富；其兼取者趨稍緩，再期亦富；其專取良者，肆日中如宵，旦食而昏不足。郁離子見而歎曰：「今之為士者亦若是夫！昔楚鄙三縣之尹三：其一廉而不獲於上官，其去也，無以僦舟，人皆笑以為癡；其一擇可而取之，人不尤其取，而稱其能、賢；其一無所不取，以交於上官，子吏卒而賓富民，則不待三年，舉而任諸綱紀之司，雖百姓亦稱其善。不亦怪哉！」

北郭氏之老卒，僮僕爭政，室壞不修。且壓，乃召工謀之。請粟，曰：「未間。女姑自食。」役人告饑，蒞事者弗白而求賄，弗與，卒不白。於是眾工皆憊恚，執斧鑿而坐。會天大雨霖，步廊之柱折，兩廡既圮，次及於其堂，乃用其人之言，出粟具饔餼以集工，曰：「惟所欲而與，弗靳。」工人至，視其室不可支，則皆辭。其一曰：「向也吾饑，請粟而弗得。今吾飽矣。」其二曰：「子之饔餼矣，弗可食矣。」其三曰：「子之室腐矣，吾無所用其力矣。」則相率而逝，室遂不葺以圮。郁離子曰：「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，致富甲天下，至其後世，一室不保，何其忽也！家政不修，權歸下隸，賄賂公行，以失人心，非不幸矣。」

閼逢敦牂之歲，戎事大舉。有薦瓠裏子宓於外閫者，曰：瓠裏先生實知兵，可將也。」聘至，瓠裏子過郁離子辭，且請言焉。郁離子仰天歎曰：「嗟乎悲哉！是舉也忠矣，而獨不為先生計哉。」瓠裏子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郁離子曰：「昔者秦始皇帝東巡，使徐市入海求三神蓬萊之山。請舶，弗予，予之葦筏，辭曰：『弗任。』秦皇帝使謁者讓之曰：『人言先生之有道也，寡人聽之。而必求舶也，則不惟人皆可往也，寡人亦能往矣，而

焉事先生為哉？』徐市無以應，退而私具舟，載其童男女三千人，宅海島而國焉。秦皇帝留連海濱，待徐市不至，不得三神山而歸，殂於沙丘。今之用事者，皆肉食。吾恐先生之請舶而得葦筏也。」既而果不用瓠裏子。

郁離子曰：「治天下者，其猶醫乎。醫切脈以知證，審證以為方。證有陰陽虛實，脈有浮沉細大，而方有汗下、補瀉、針灼、湯齊之法，參苓、薑桂、麻黃、芒硝之藥，隨其人之病而施焉。當則生，不當則死矣。是故知證、知脈而不善為方，非醫也，雖有扁鵲之識，徒嘵嘵而無用。不知證、不知脈，道聽途說以為方，而語人曰「我能醫」，是賊天下者也。故治亂，政也。紀綱，脈也。道德、政刑，方與法也。人才，藥也。夏之政尚忠，殷承其敝，而救之以質。殷之政尚質，周承其敝，而救之以文。秦用酷刑苛法，以鉗天下，天下苦之，而漢承之以寬大，守之以寧壹。其方與證對，其用藥也無舛，天下之病有不瘳者，鮮矣。」

郁離子以言忤於時，為用事者所惡，欲殺之。大臣有薦其賢者，惡之者畏其用，揚言毀諸庭，庭立者多和之。或問和之者曰：「若識其人乎？」曰：「弗識，而皆聞之矣。」或以告郁離子，郁離子笑曰：「女幾之山，乾鵲所巢，有虎出於樸蔌，鵲集而噪之，鴟鴞聞之，亦集而噪，鶡鶹見而問之曰：『虎，行地者也，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？』鵲曰：『是嘯而生風，吾畏其顛吾巢，故噪而去之。』問於鴟鴞，鴟鴞無以對。鶡鶹笑曰：『鵲之巢，木末也，畏風，故忌虎。爾穴居者也，何以噪為！』」

郁離子曰：「民猶沙也，有天下者，惟能摶而聚之耳。堯舜之民，猶以漆摶沙，無時而解。故堯崩，百姓如喪考妣三載，四海遏密八音，非威驅而令肅之也。三代之民，猶以膠摶沙，雖有時而融，不釋然離也。故以子孫傳數百年，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，又繼而得賢焉，則復興。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，而人有賢聖諸侯如商湯、周武王者間之，而後亡。其無道未如桀、紂者不亡，無道如桀、紂，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，亦不亡。霸世之民，猶以水摶沙。其合也，若不可開，猶水之冰。然一旦消釋，則渙然離矣。其下者，以力聚之，猶以手摶沙，拳則合，放則散。不求其聚之之道，而以責於民，曰『是頑而好叛』，嗚呼！何其不思之甚也！」

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，或曰：「更賞之，足則戢矣。」虞卿曰：「不可。先王立賞罰，以勸懲善惡。衰世之政也雖微，猶足以激其趨。故賞禁僭，罰禁濫，縣衡以稱之，猶懼其不平也，而況敢逆施之乎？夫民之輕禁以逞欲，如水之決，必有所自求而塞之，斯可矣。今此之不塞，而力遏其流，至於不能制，乃不省其闕，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，是

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，其庸有瘳乎？夫民，有欲而無厭者也。節以制之，猶或逾焉。盜而獲賞，利莫大矣，利之所在，民必趨焉。趨而禁之，是貳政也；趨而不禁，人盡盜矣。是鼓亂也，不臧孰甚焉。」平原君豁然而寤，起，再拜受教。盡散其私財，以濟貧乏，申明舊章，而重購以賞獲盜者。於是趙盜皆走之燕。道不拾遺，虞卿之教也。

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：「雲，山出也，而山以之靈；煙，火出也，而火以之畜。不亦異哉？」郁離子曰：「善哉問！夫人之用智者，亦猶是也。夫智，人出也。善用之，猶山之出雲也；不善用之，猶火之出煙也。韓非囚秦，晁錯死漢，煙出火也。」

魯般

郁離子之市，見壞宅而哭之慟。或曰：「是猶可葺與？」郁離子曰：「有魯般、王爾則可也，而今亡矣，夫誰與謀之？吾聞宅壞而棟不撓者，可葺。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，舉之則覆，不可觸已。不如姑仍之，則甍桷之未解者猶有所附，以待能者。苟振而摧之，將歸咎於葺者，弗可當也。況葺宅，必新其材，間其蠹腐，其外完而中潰者悉屏之。不束椽以為楹，不斫柱以為椽。其取材也，惟其良，不問其所產。楓楠、松、栝、杉、櫧、柞、檀，無所不收。大者為棟為梁，小者為杙為桷；曲者為枅，直者為楹；長者為榱，短者為桴：非空中而液身者，無所不用。今醫閭之大木竭矣，規矩無恒，工失其度，斧鋸刀鑿，不知所裁，桂樟楠櫨，剪為燔薪，雖有魯般、王爾，不能輒施其巧，而況於無之乎！吾何為而不悲也！」

青丘之山，九尾之狐居焉。將作妖，求髑髏而戴之，以拜北斗，而僥福於上帝，遂往造共工之台，以臨九丘。九丘，十藪之狐畢集，登羽山而人舞焉。有老狽見而謂之曰：「若之所戴者，死人之髑髏也。人死，肉腐而為泥，枯骨存焉，是為髑髏。髑髏之無知，與瓦礫無異，而其腥穢，瓦礫之所不有，不可戴也。吾聞鬼神好馨香而悅明德，腥臊穢惡，不可聞也，而況敢以瀆上帝？帝怒不可犯也。弗悔，若必受烈禍。」行未至閼伯之墟，獵人邀而伐之，攢弩以射其戴髑髏者。九尾之狐死，聚群狐而焚之，沮三百仞，三年而臭乃熄。

漢湣帝之季年，東都大旱，野草皆焦，昆明之池竭。洛巫謂其父老曰：「南山之湫有靈物，可起也。」父老曰：「是蛟也，弗可用也。雖得雨，必有後憂。」眾曰：「今旱極矣，人如坐爐炭。朝不謀夕，其暇計後憂乎？」乃召洛巫，與如湫，禱而起之。酒未畢三奠，蛟蜿蜒出，有風隨之，颼颼然，山谷皆殷。有頃，雷雨大至，木盡拔。彌三日不

止，伊洛澗皆溢，東都大困。始悔不用其父老之言。

郁離子曰：「螢之為明，微微也。昏夜得之，可以炤物。取而置諸燭下，則然亡矣黝。燭亦明矣哉，而不能不晦於月也。太陽出矣，月之明又安在哉？故狗制狐，豹制狗，虎制豹，狻猊制虎。魏、吳、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之君，惟其不當漢祖之時也，使其在漢祖之時，不敢與布越伍，而況能南面哉？是故湯武不作，而後有桓文；桓文不作，而後有秦。秦之王，適逢六國之皆庸君，故有賢人弗能用，而秦之間得行。嗚呼，豈秦之能哉！」

或問勝天下之道，曰：「在德。」「何以勝德？」曰：「大德勝小德，小德勝無德。大德勝大力，小德敵大力。力生敵，德生力。力生於德，天下無敵。故力者，勝一時者也；德愈久而愈勝者也。夫力非吾力也，人各力其力也。惟大德為能得群力，是故德不可窮，而力可困。」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，或曰：「是何足道哉！」郁離子曰：「是非仁人之言也。五伯之時，天下之亂極矣，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，雖假而愈於不能，故聖人有取也。故曰誠勝假，假勝無。天下之至誠，吾不得見矣。得見假之者，亦可矣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甚矣仁義之莫強於天下也！五伯假之，而猶足以維天下，而獲天下之顯名，而況於出之以忠、行之以信者哉！今人談仁義以口，間取其一二無拂於其欲者時行焉，將以賈譽也。及其弗獲，則舉仁義以為迂而舍之，至於死弗寤。哀哉！」

齊湣王既取燕滅宋，遂伐趙侵魏，南惡楚，西絕秦交，示威諸侯，以求為帝。平原君問於魯仲連曰：「齊其成乎？」魯仲連笑曰：「成哉？臣竊悲其為象虎也！」平原君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魯仲連曰：「臣聞楚人有患狐者，多方以捕之，弗獲。或教之曰：『虎，山獸之雄也，天下之獸見之，咸颙而亡其神，伏而俟命。』乃使作象虎，取虎皮蒙之，出於牖下，狐入遇焉，啼而踣。他日豕暴於其田，乃使伏象虎，而使其子以戈掎諸衢，田者呼，豕逸於莽，遇象虎而反奔衢，獲焉。楚人大喜，以象虎為可以皆服天下之獸矣。於是野有如馬，被象虎以趨之。人或止之曰：『是駁也，真虎且不能當，往且敗。』弗聽。馬雷呴而前，攫而噬之，顱碎而死。今齊實象虎，而燕與宋，狐與豕也。弗戒，諸侯其無駁乎？」明年望，諸君以諸侯之師入齊，湣王為淖齒所殺。

蟾蜍遊於泱之澤，蚵蛂以其族見，喜其類己也，欲與俱入月。使璟<酋黽>呼之，問曰：「彼何食？」曰：「彼宅於月中，身棲桂樹之陰，餐泰和之淳精，吸風露之華滋，他無所食也。」蚵蛂曰：「若是，則予不能從矣。予處泱之中，一日而三飽。予焉能從彼單

棲於泬漻，枵其胃腸而吸飲風露乎？」問其食，不對。璟<酋黽>復命，使返而窺之，則方據溷而食其蛆，盬糞汁而飲之，滿腹然後出，肭肭然。<酋黽>返曰：「彼之食，溷蛆與糞汁也。一日不可無也，而焉能從子！」蟾蜍蹙額而咍曰：「嗚呼！予何罪乎，而生與此物類也！」

郁離子曰：「豺之智，其出於庶獸者乎？嗚呼！豈獨獸哉？人之無知也，亦不如之矣！故豺之力，非虎敵也，而獨見焉則避，及其朋之來也，則相與掎角之，盡虎之力得一豺焉，未暇顧其後也，而掎之者至矣。虎雖猛，其奚以當之！長平之役，以四十萬之眾，投戈甲而受死，惟其智之不如豺而已。」

玄豹

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：「嗚呼！世有欲蓋而彰、欲抑而揚、欲揜其明而播其聲者，不亦異乎！」郁離子喟然歎曰：「子不見夫南山之玄豹乎？其始也，黭黮耳，人莫之知也。霧雨七日不下食，以澤其毛而成其文。文成矣，而復欲忌，何其蚩也！是故縣黎之玉，處頑石之中，而潛於幽谷之底，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。無故而舒其光，使人矚而駭之，於是乎椎鑿來而扃勣發矣。桂樹之輪囷詰樛，與栲櫪奚異？而斧斤尋之，不憚阻遠者，何也？以其香之達也。故曰：欲人之不見，莫若瘖其明；欲人之不知，莫若瘖其聲。是故鸚鵡縶於能言，蜩蝒獲於善鳴。樗以惡而免割，　　以苦而不烹。何如翳子之燁燁而返子之冥冥乎！」石羊先生悵然久之，曰：「惜乎予聞之晚也！」

南山之隈有大木，群蟻萃焉，穿其中而積土其外，於是木朽，而蟻日蕃，則分處其南北之柯，蟻之垤瘠如也。一日，野火至，其處南者走而北，處北者走而南，不能走者，漸而遷於火所未至，已而俱熸無遺者。

東南之美，有荊山之麝臍焉。荊人有逐麝者，麝急，則抉其臍，投諸莽，逐者趨焉，麝因得以逸。令尹子文聞之曰：「是獸也，而人有弗如之者。以賄亡其身，以及其家，何其知之不如麝耶！」

子遊為武城宰，郭門之垤有鸛，遷其巢於墓門之表。墓門之老以告曰：「鸛，知天將雨之鳥也，而驟遷其巢，邑其大水乎？」子遊曰：「諾。」命邑人悉具舟以俟。居數日，水果大至，郭門之垤沒而雨不止。水且及於墓門之表，鸛之巢翹翹然，徘徊長唳，莫知其所處也。子遊曰：「悲哉！是亦有知矣，惜乎其未遠也！」

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、涉虛俱為微行，昏夜逾其鄰人之垣。鄰人惡之，坎其往來之塗而置溷焉。一夕又往，子僑先墮於溷，弗言，而招詭隨。詭隨從之墮，欲呼，子僑掩其口曰：「勿言。」俄而涉虛至，亦墮。子僑乃言曰：「我欲其無相咥也。」君子謂西郭子僑非人也。己則不慎，自取汙辱，而包藏禍心，以陷其友，其不仁甚矣。

蒼筤之山，溪水合流，入於江。有道士築於其上以事佛，甚謹。一夕，山水大出，漂室廬，塞溪而下，人騎木乘屋、號呼求救者聲相連也。道士具大舟，躬蓑笠，立水滸，督善水者繩以俟，人至即投木索引之，所存活甚眾。平旦，有獸身沒波濤中，而浮其首，左右盼，若求救者。道士曰：「是亦有生，必速救之。」舟者應言，往以木接上之，乃虎也。始則蒙蒙然，坐而舐其毛。比及岸，則瞠目視道士，躍而攫之仆地，舟人奔救，道士得不死，而重傷焉。郁離子曰：「哀哉！是亦道士之過也。知其非人而救之，非道士之過乎？雖然，孔子曰：『觀過斯知仁矣』。道士有焉！」

豢龍先生采藥於山，有老父坐石上，揖之不起，豢龍先生拱而立。頃之，老父仰而噓，俯而凝，其神玉如也，頷而笑曰：「子欲採藥乎？余亦採藥者也。今子雖採藥而未知藥也，知藥莫若我。」豢龍先生跪曰：「願受教。」老父曰：「坐，吾語子。中黃之山有藥焉，龍鱗而鳳葩，玉質而金英，宵納月彩，晨晞日精，宅厚坤以為家，澡沆瀣之流榮，其味不苦不酸，其性不熱不寒，淡如也，淳如也，其名曰芝。得而服之，壽考以康，百病不生，皞皞熙熙，躋於泰寧，而五百年一遇之。太行之山有草焉，丹黃而紫蕤，根如伏龍，葉如翠翹，蔥蔥萋萋，蔚茂以齊，其名曰參。得而服之，老者耇，少者壽，病者已，厄者起，而三百年一遇之。南條之山有草焉，性溫而和，味芳以辛，馥馥芬芬，香氣襲人，其名曰術。得而服之，養精益神，救死扶生，去疾除根，瘴癘莫幹，寢興以安，而百年一遇之。岣嶁之山有木焉，碧幹而瓊枝，綠葉菁菁，上拂穹青，下臨層崖，霜雪灑之而不凝，赤日過之而不炎，其馨菲菲，其味如飴，鬼魅畏之，避不敢窺，其名曰桂，煮而服之，可以祛百邪，消毒淫，扶陽抑陰，斂真歸元；岷山之陰有草焉，葉如翠毛，根如團金，味如人膽，稟性酷烈，不能容物，名曰黃良，煮而服之，推去百惡，破症解結，無穢不滌，煩扃毒熱，一掃無跡，如司寇之殛殘賊：之二物也，有病乃服，無病者不服也，故有弗用，用必中。陰谷有草，狀如黃精，背陽而生，入口口裂，著肉肉潰，名曰鉤吻；雲夢之隰有草，其狀如葵，葉露滴人，流為瘡痍，刻骨絕筋，名曰斷腸之草：之二草者，但有殺人之能，而無愈疾之功，吾子其慎擇之哉。無求美弗得，而為形似者所誤。」豢龍先生愀然而悲，顧求老人，已不知其所之矣。

梓謂棘曰：「爾何為乎修修而不揚、翟而無所容？幽樛於灌莽之中，翳朽撦而不見太陽，不已痗乎？吾幹竦穹崖，梢拂九陽，根入九陰；日月過而留其暉，風雨會而流其滋。鵂雛翠鸞，朝夕和鳴；暖靄晴嵐，山蒸澤烘，結為祥雲，五色備象，八音成聲，絢為文章，抱日浮光。蔚兮若濯錦出蜀江，粲兮若春葩曜都房。是以匠石見而愛之，期以為明堂之棟樑。」言既，棘倚風而嘯，振條而吟曰：「美矣哉！吾聞之，冶容色者侮之招，麗服飾者盜之招，多才能者忌之招。今子之美，冠群超倫，名彰於時。泰運未開，構廈無人。吾憂子之不得為明堂之棟樑，而剪為黃腸，與腐肉同歸於冥冥之鄉，雖欲見太陽，其可得乎？吾長不盈尋，大不逾指，扶疏屈律，不文不理；天不畀之以材，而賜之以刺，使人不敢樵，禽不敢萃。故雖無子之美，而亦無子之憂，則吾之所得多矣，吾又安所求哉！」

宋王欲使熊蟄父為司馬，熊蟄父辭。宋王謂杞離曰：「薄諸乎？吾將以為太宰。」杞離曰：「臣請試之。」旦日，之熊蟄父氏，不遇，遇其僕於逵，為道王之意。其僕曰：「小人不能知也。然嘗聞之，南海之島人食蛇，北遊於中國，臘蛇以為糧。之齊，齊人館之厚，客喜，侑主人以文珣之修，主人吐舌而走。客弗喻，為其薄也，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。今王與大夫，無亦猶是與？」杞離慚而退。

郁離子學道於藐乾羅子冥，授化鐵為金之術，遂往入九折之山，得躍冶之鋼而煉之。以左目取火於太陽，右目取水於太陰，驅役雷風，收拾鬼神，以集於黃中。渾渾胚胚，如珠在胎；焜焜熒熒，如日將升：仙人皆仰之矣。山鬼窺而栗焉，嘯其徒謀之曰：「有怪，女知之乎？若不早圖而待其成，悔無及矣。」乃使釭與袴撓之，百端不能破。乃群號而訴諸帝曰：「天生物而賦之形與性，壽夭貴賤，司命掌之，弗可移也，夫是謂之天常。今彼將以智奪之，以竊天權，弗可假也。」帝怒，命方伯宵鼓之以攏鞏之韝，鐵躍弗可止，遂不能成金。

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：「子不知予之憂乎！」郁離子曰：「何為其不知也？」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周人有好姣服者，有不足於其心，則忸怩而不置，必易而後慊。一日有所之，袂涅而弗知也，揚揚而趨，樂甚。其友半途而指之涅，則惋而嗟，攝而搔之。涅去而跡在，其心妯妯然，五步而六視，不成行而復。鄭子陽好其妻，其妻美而額噩，蔽之以翟，三年未之見。一夕而褫其翟見焉，則怏然不樂，申旦而不寐。其妻雖以翟蔽之，終不好矣。故陰谷之木，生於嵌岩之下，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，不知天之有日月也。梧丘之野人，種稻以為食，歲儲舊而待新，新未嘗，不敢竭其舊。旦日之畎視其禾，皆穎而且栗，喜而歸曰：『新可期矣！』則皆發其舊，與其人飽之。舊且盡而新

未熟，不勝其觖望。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，其畝而禾愈青。是非禾之返青也，望之者切也。荊人有走虎而捐其子者，以為虎已食之矣，弗求矣。人有見而告之曰：『爾子在，盍速求之？』弗信。采薪者以歸，子之。他日遇而爭之，其子弗識矣。趙王之太子病，召醫緩。醫緩至，曰：『病革矣，非萬金之藥弗可。』問之，曰：『是必得代之赭，荊之玉，岣嶁之沙禺同，青蛉之空曾青，昆侖之紫白英，合浦之珠，蜀之犀，三韓之寶龜，醫無閭之珣玗琪，合汞鉛而煉之，一年而和，二年而成，三年而金粟生。則取而埋諸土中，又三年而服之，斯可以起矣。』淳于公聞而笑之曰：『誠哉所謂醫緩矣！』莊子之齊，見餓人而哀之。餓者從而求食，莊子曰：『吾已不食七日矣。』餓者吁曰：『吾見過我者多矣，莫我哀也，哀我者惟夫子。向使夫子不不食，其能哀我乎？』」豢龍先生謂石羊子曰：「往予溯於江十日，而風恒從西來；及還而沿又十日，而風恒從東來。從者恚而泣，予唏之曰：『天有風主，為予汝乎？何為泣也！』」

靈丘丈人

靈丘之丈人善養蜂，歲收蜜數百斛，蠟稱之，於是其富比封君焉。丈人卒，其子繼之。未期月，蜂有舉族去者，弗恤也。歲餘，去且半。又歲餘，盡去，其家遂貧。陶朱公之齊，過而問焉，曰：「是何昔者之熇熇而今日之涼涼也？」其鄰之叟對曰：「以蜂。」請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昔者丈人之養蜂也，園有廬，廬有守，刳木以為蜂之宮，不罅不庳。其置也，疏密有行，新舊有次，坐有方，牖有鄉。五五為伍，一人司之，視其生息，調其暄寒，鞏其構架，時其墐發。蕃則從之析之，寡則與之裒之，不使有二王也。去其蛛蝨蚍蜉，彌其土蜂蠅豹。夏不烈日，冬不凝漸。飄風吹而不搖，淋雨沃而不漬。其取蜜也，分其贏而已矣，不竭其力也。於是故者安，新者息，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。今其子則不然矣。園廬不葺，汙穢不治，燥濕不調，啟閉無節，居處鼃黿，出入障礙，而蜂不樂其居矣。及其久也，蛅蜥同其房而不知，螻蟻鑽其室而不禁，鷯刁　掠之於白日，狐狸竊之於昏夜，莫之察也。取蜜而已。又焉得不涼涼也哉！」陶朱公曰：「噫！二三子識之，為國有民者，可以鑒矣！」

郁離子曰：「刑，威令也，其法至於殺，而生人之道存焉。赦，德令也，其意在乎生，而殺人之道存焉。《書》曰：刑期於無刑。又曰：眚災肆赦。此先王之心也。是故制刑期於使民畏刑，有必行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，則死者鮮矣。赦者所以矜蠢愚，宥過誤，知罪不避而輒原焉，是啟僥幸之心，而教人犯也；至於禍稔惡積，不得已而誅之，是以恩為阱也。然則赦令卒不可行與？曰：法有二，有古今之通禁，有一代之私禁。古今之通禁，惡逆也，殺人、傷人及盜之類也，而釋勿治，是代之為則也。一代之私禁，茶鹽

錢幣之類也，民無以為生，而官不能恤，於是乎有犯。雖難以為常，原情而貸之可也。」

濟陰之賈人，渡河而亡其舟，棲於浮苴之上，號焉。有漁者以舟往救之，未至，賈人急號曰：「我濟上之巨室也，能救我，予爾百金。」漁者載而升諸陸，則予十金。漁者曰：「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，無乃不可乎？」賈人勃然作色曰：「若漁者也，一日之獲幾何？而驟得十金，猶為不足乎？」漁者黯然而退。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，舟薄於石，又覆，而漁者在焉。人曰：「盍救諸？」漁者曰：「是許金而不酬者也。」立而觀之，遂沒。郁離子曰：「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，始吾不信，而今知有之矣。張子房謂漢王曰：秦將賈人子，可啖也。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？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。孟子曰：故術不可不慎也。信哉！」

衛懿公好禽，見抵牛而悅之，祿其牧人如中士。寧子諫曰：「不可。牛之用在耕，不在抵。抵其牛，耕必廢。耕，國之本也，其可廢乎？臣聞之，君人者，不以欲妨民。」弗聽。於是衛牛之抵者，賈十倍於耕牛，牧牛者皆釋耕而教抵，農官弗能禁。邶有馬生駒，不能走而善鳴，公又悅而納諸廄。寧子曰：「是妖也，君不寤，國必亡。夫馬，齊力者也，鳴非其事也。邦君為天牧民，設官分職，以任其事。廢事失職，厥有常刑。故非事之事，君不舉焉，杜其源也。妖之興也，人實召之。自今以往，衛國必多不耕之夫、不織之婦矣，君必悔之。」又弗聽。明年，狄伐衛。衛侯將登車，而御失其轡；將戰，士皆不能執弓矢。遂敗於滎澤，滅懿公。

髦彫問於赤羽雕曰：「盜日殺而日多，何也？」赤羽雕曰：「未也。而今方多耳。」髦彫曰：「何若是甚也？」赤羽雕曰：「乘子之車，循子之軌，天下之生將盡為盜。」髦彫曰：「請聞之。」赤羽雕曰：「昔者蠪蛭暴於岷嶓之間，蜀王使相回帥師伐之，畏弗進，作土門而壁焉。其士卒日食於民，民瘵弗堪，於是五丁鑿山以出於江之源，擒蠪蛭，殺之。相回聞蠪蛭之死也，毀壁而出，取其屍以為功，曰：『我之徒兵實殺之。』五丁怒，殺相回。排大彭而壅之江，江水逆流，覆王宮。王升木而號，化為杜鵑。今天下之治盜者，皆相回也。民不甘餧肉於蠪蛭也，能無泄五丁之怒者乎！」

晉靈公好狗，築狗圈於曲沃，衣之繡。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也，則誇狗以悅公，公益尚狗。一夕，狐入於絳宮，驚襄夫人，襄夫人怒，公使狗搏狐，弗勝。屠岸賈命虞人取他狐以獻，曰：「狗實獲狐。」公大喜，食狗以大夫之俎，下令國人曰：「有犯吾狗者，刖之。」於是國人皆畏狗。狗入市，取羊豕以食，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，屠岸賈大獲。大夫有欲言事者，不因屠岸賈，則狗群噬之。趙宣子將諫，狗逆而拒諸門，弗克入。他

日狗入苑食公羊，屠岸賈欺曰：「趙盾之狗也。」公怒，使殺趙盾。國人救之，宣子出奔秦。趙穿因眾怒攻屠岸賈，殺之，遂弒靈公於桃園，狗散走國中，國人悉禽而烹之。君子曰：「甚矣屠岸賈之為小人也！誾狗以蠱君，卒亡其身，以及其君，寵安足恃哉！人之言曰：『蠹蟲食木，木盡則蟲死。』其如晉靈公之狗矣！」

瓠里子自吳歸粵，相國使人送之，曰：「使自擇官舟以渡。」送者未至，於是舟泊於滸者以千數，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。送者至，問之曰：「舟若是多也，惡乎擇？」對曰：「甚易也。但視其敝蓬、折櫓而破帆者，即官舟也。」從而得之。瓠里子仰天歎曰：「今之治政，其亦以民為官民與，則愛之者鮮矣，宜其敝也！」

楚王好安陵君，安陵君用事，景睢邀江乙，使言於安陵君曰：「楚國多貧民，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，無使失所。」安陵君言於王而許之。他日見景子，問其入之數，景子曰：「無之。」安陵君愕曰：「吾以子為利於王而言焉，乃以與人而為恩乎？」景睢失色而退，語其人曰：「國危矣！志利而忘民，危之道也。」

衛靈公怒彌子瑕，抶出之。瑕懼，三日不敢入朝。公謂祝曰：「瑕也慤乎？」子魚對曰：「無之。」公曰：「何謂無之？」子魚曰：「君不觀夫狗乎？夫狗，依人以食者也，主人怒而抶之，嗥而逝。及其欲食也，蒽蒽然復來，忘其抶矣。今瑕，君狗也，仰於君以食者也，一朝不得於君，則一日之食曠焉，其何敢慤乎？」公曰：「然哉。」

瞽瞶

郁離子曰：「自瞽者樂言己之長，自瞶者樂言人之短。樂言己之長者不知己，樂言人之短者不知人。不知己者無所見，不知人者無所聞。無見者謂之瞽，無聞者謂之瞶。人有耳目，而見聞有所不及，恒思所以聰明之，猶懼其蔽塞也，而況於自瞽、自瞶乎！瞽且瞶，而以欺人曰：予知且能。然而不喪者，蔑之有也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諱者，欺之媒乎；矜者，諂之宅乎。媒以招之，宅以納之，奸其不至乎？故舟必漏也，而後水入焉；土必濕也，而後苔生焉。奸人伺隙以圖進其身，奚暇為人國家計哉？故因其矜也，而施之諂；因其諱也，而投以欺：然後昭然知其為諂與欺，而弗之拒也。由是而貫，貫而後寵生焉。寵生慕，慕生效。夫奸人之得志於人國家也，一旦不能堪也，而況於慕、效之相承乎！腐肉之致蠅，非特盡其肉而已也。蠅生蛆，而蛆復為蠅。蠅、蛆相生而不窮，夫何以當之？是故君子之修慝辨惑，如良醫之治疾也，針其

膏肓，絕其根源，然後邪淫不生。苟知諂與欺之能喪人心、亡人國也，屏其媒，壞其宅，奸者熄矣。」

瓠里子之艾，謂其大夫曰：「日君之左服病，獸人曰：得生馬之血以飲之，可起也。君之圉人使求僕之驂，僕難，未與也。」大夫曰：「殺馬以活馬，非人情也，夫何敢？」瓠里子曰：「僕亦竊有疑焉。雖然，亦既知君之心矣，願因而有所請。僕聞有國者，必以農耕而兵戰也。農與兵，孰非君之民哉？故兵不足則農無以為衛，農不足則兵無以為食。兵之與農，猶足與手，不可以獨無也。今君之兵暴於農，而君不禁；農與兵有訟，則農必左，耕者困矣：是見手而不見足也。今君之圉人見君之不可無服，而不見僕之不可無驂也。昔者陳胡公之元妃大姬好舞，於是宛丘之人皆拔其桑而植柳。僕竊為君畏之。」

宋王偃惡楚威王，好言楚之非，旦日視朝，必詆楚以為笑，且曰：「楚之不能，若是甚矣！吾其得楚乎。」群臣和之，如出一口。於是行旅之自楚適宋者，必構楚短以為容。國人大夫傳以達於朝，狃而揚，遂以楚為果不如宋，而先為其言者亦惑焉，於是謀伐楚。大夫華犨諫曰：「宋之非楚敵也舊矣，猶夔牛之於鼢鼠也。使誠如王言，楚之力猶足以十宋。宋一楚十，十勝不足以直一敗，其可以國試乎？」弗聽，遂起兵。敗楚師於穎上，王益逞。華犨復諫曰：「臣聞小之勝大也，幸其不吾虞也。幸不可常，勝不可恃，兵不可玩，敵不可侮。侮小人且不可，況大國乎？今楚懼矣，而王益盈。大懼小盈，禍其至矣。」王怒，華犨出奔齊。明年，宋復伐楚，楚人伐敗之，遂滅宋。

越王燕群臣，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，以殺子胥故，群臣未應。大夫子餘起而言曰：「臣嘗之東海矣，東海之若，遊於青渚，禺渠會焉，介鱗之從者以班見。夔出，驁延頸而笑，夔曰：『爾何笑？』驁曰：『吾笑爾之蹻躍，而憂爾之踣也。』夔曰：『我之蹻躍，不猶爾之　必跛乎？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，四猶不爾持也，而笑我乎？故跂之則贏其肝，曳之則毀其腹，終日匍匐，所行幾許？爾胡不自憂而憂我也！』今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，四方之士掉首不敢南顧，越無人矣。臣恐諸侯之笑王者在後也。」王默然。

即且與芃遇於疃，芃褰首而逝，即且追之，蹁旋焉繞之，芃迷其所如，則呀以待。即且攝其首身，弧屈而矢發，入其肮，食其心，齧其　，出其尻，芃死不知也。他日行於煁，見蛞蝓，欲取之，蚿謂之曰：「是小而毒，不可觸也。」即且怒曰：「甚矣爾之欺予也！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，而蛇之毒者，又莫如芃。芃噬木則木翳，齧人獸則人獸斃，其烈猶火也。而吾入其肮，食其心，菹鮓其腹腸，醉其血而飽其壜，三日而醒，融融然。夫

何有於一寸之蛇蝡乎？」鼓其足而淩之。蛄蝓舒舒焉，曲直其角，煦其沫以俟之。即且粘而顛，欲走，則足與須盡解解胶胶而臥，為螳所食。

楚有養狙以為生者，楚人謂之狙公。旦日必部分眾狙於庭，使老狙率以之山中，求草木之實，賦什一以自奉；或不給，則加鞭棰焉。群狙皆畏苦之，弗敢違也。一日，有小狙謂眾狙曰：「山之果，公所樹與？」曰：「否也，天生也。」曰：「非公不得而取與？」曰：「否也，皆得而取也。」曰：「然則，吾何假於彼而為之役乎？」言未既，眾狙皆寤。其夕，相與伺狙公之寢，破柵毀柙，取其積，相攜而入於林中，不復歸。狙公卒餒而死。郁離子曰：「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，其如狙公乎？惟其昏而未覺也，一旦有開之，其術窮矣。」

蒙人衣狻猊之皮以適壙，虎見之而走。謂虎為畏己也，返而矜，有大志。明日服狐裘而往，復與虎遇，虎立而睨之。怒其不走也，叱之，為虎所食。邾婁子泛於河，中流而溺，水渦煦而出之，得壺以濟岸，以為天祐己也。歸而不事魯，又不事齊。魯人伐而分其國，齊弗救。君子曰：「無畏者，禍之本乎？惟有德可以受天祥。祥不妄集，聖人實有之，猶內省而懼，畏其不能勝也，而況敢自祥乎！非祥而以為祥，喪其心矣，其能免乎？」

郁離子謂姬獻曰：「吾嘗遊汝、泗之間，見叢祠焉，其中為天仙，其左右為鬼伯。天仙之祠，香燭之外無物；而鬼伯之祠，擊鍾烹膻，明膏火，窮晝夜。今子之庭無雨暘寒暑皆如市，鵝羊鴨雞之聲啞嘎嘈囋，不得聞人語。吾隱子之不能為天仙而為鬼伯也。」明年而敗於匏瓜之墟，姬獻死焉。

有獻陵鯉於商陵君者，以為龍焉，商陵君大悅。問其食，曰：「螳。」商陵君使豢而擾之。或曰：「是陵鯉也，非龍也。」商陵君怒抶之，於是左右皆懼，莫敢言非龍者，遂從而神之。商陵君觀龍，龍卷屈如丸，倏而伸，左右皆佯驚，稱龍之神，商陵君又大悅。徙居之宮中，夜穴甓而逝，左右走報曰：「龍用壯，今果穿石去矣」。商陵君視其跡，則悼惜不已，乃養螳以伺，冀其復來也。無何，天大雨，震電，真龍出焉。商陵君謂為豢龍來，矢螳以邀之。龍怒，震其宮，商陵君死。君子曰：「甚矣商陵君之愚也！非龍而以為龍，及其見真龍也，則以陵鯉之食待之，卒震以死，自取之也。」

冥谷之人畏日，恒穴土而居。陰有蛇焉，能作霧，謹事之，出入憑焉，於是其國晝夜霧。巫紿之曰：「吾神已食日矣，日亡矣。」遂信以為天無日也，乃盡廢其穴之居而處塏。羲和氏之子之崦過焉，謂之曰：「日不亡也。今子之所翳者，霧也。霧之氛，可以晦日

景，而焉能亡日？日與天同其久者也，惡乎亡！吾聞之：陰不勝陽，妖不勝正。蛇，陰妖也，鬼神之所詰，雷霆之所射也。今乘天之用否，而逞其奸；又因人之訛，以憑其妖，妖其能久乎？夫穴，子之常居也，今以訛致妖，而棄其常居，蛇死，霧必散，日之赫其可當乎？」國人謀諸巫，巫恐泄其紿，遂沮之。未期月，雷殺其蛇。蛇死而霧散，冥谷之人相呴而槁。

粵人有采山而得菌，其大盈箱，其葉九成，其色如金，其光四照。以歸，謂其妻子曰：「此所謂神芝者也，食之者仙。吾聞仙必有分，天不妄與也。人求弗能得，而吾得之，吾其仙矣。」乃沐浴，齊三日，而烹食之，入咽而死。其子視之，曰：「吾聞得仙者必蛻其骸，人為骸所累，故不得仙。今吾父蛻其骸矣，非死也。」乃食其餘，又死。於是同室之人皆食之而死。郁離子曰：「今之求生而得死者，皆是之類乎！故張罔以逐禽，使無所逃而獲，非不知而不避者也。設食而機之，則其獲也，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。南方有鳥，五采而象鳳，名曰昭明，其性好亂，故出則天下起兵。西方有獸，斑文而象虎，名曰騶虞，其性好仁，故出則天下偃兵。其不知者，莫不以為鳳與虎也。今天下之人，孰不曰予有知也？由此觀之，遠矣！」